

一间自己的屋子

楼群影子罩在我的身上,我背负着这闪烁不定的沉重,似乎游走了几个世纪,我坚定信念一直向前,可越走越离自己的目标越远。这时,我想起了伍尔夫和她的《一间自己的屋子》。

一间自己的屋子在当前显得好像要比爱情、比面包更为重要。其实,爱情是屋子的主人,最好不要被雨淋湿。被淋湿的爱情何时才能晒干呢?

隔着窗外,正下着淅淅沥沥的细雨。两年前,也下着同样的细雨,我在这忧郁郁郁的雨中,做着精神上的漫游,在一派迷迷蒙蒙里,我静静地看雨中的街道和楼群,还有那摇摆不定的棕榈树。街上的灯光因了雨的缘故,也变得格外清亮。

我开始入眠,耳边却时时响着楼下汽车撞击路面的声音,一辆过去了,过了一会,一辆又来了,不厌其烦。我无法翻身,只能始终如一面朝天花板,因为我睡在四张相接的椅子上,这种睡觉的姿势,犹如空中踩钢丝,必须聚精会神,这到底算不算睡觉抑或休息,对于我来说,反正是为完成三餐一宿的任务,第二天的疲惫可想而知。

那时我发誓:一旦拥有让我渴望的那种睡觉姿势,我一定睡出各种花样来,睡个地覆天翻,蚊蝇睁不开眼。

我一天天地盼望着,一天天地坚持着这种让我实在受不了的睡觉姿势,一天天地早起晚睡和迷迷糊糊,一天天地判断着是哪牌子的车从我耳边驶过,一天天地将别人的座椅搬来又搬回,一天天地将那床被子一半铺在身下一半盖在身上……一天天又一天天,我已经熟练了这些动作,也几乎熟悉了这种睡觉姿势。我不再盼望有间屋子,有张床。我终于明白了盼望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。

我不会埋怨谁,因为这和谁都无关,是我自己大老远跑来闯世界的,又没谁叫我来,更没有谁请我来。我只有面对现实,跟自己说:努力吧!干出一点样子给人看看。我一直非常喜欢我的这一种秉性。

我生活在哪里?这是我两年来不间断地思考的问题。难道也是在别处吗?我不知道。

事实上隔了有那么几个月,我终于在不盼望中实现了自己的梦想,这个梦想是潜在的。我是欢呼雀跃般搬进了三个人住的公寓,那天晚上,我奇怪自己怎么睡也睡不着,只好在黑暗里叹息了一声,那一声叹息很悠长,让我想起了我的故乡和年老的父母,泪就不由自主地滑落了出来。

有一间自己的屋子,可以让我展开想象的翅膀和大胆地去忧伤。

如今,我又迁到了另一座新居,虽然是用木板隔离的,但我却给它取了一个温暖的名字:“小木屋”。在那雪野茫茫的深处,不正是一间小木屋里透露着一片希望的灯火吗?这个意蕴使我充满了向前的信心。

伍尔夫写道:有一间自己的屋子,女人就可以平静而客观地思考,想象着“像蜘蛛网一样轻的附着在人生上的生活”。那么对于飘荡而来的男人呢?我想最好也让他有间自己的屋子,让他在屋子里认真地认识自己。

细雨似乎从没停过,记忆倒显得越来越斑驳了。我低下头掐指细算,从一开始,我就在不停地运动,至今整整已住过五个地方,一切都在不经意间。那么,将来呢,还要吗?我望着窗外的细雨,想象着太阳会照常升起。

人生就是一间自己的屋子。
杜甫有诗曰: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!风雨不动安如山。这个时候,我在我的小木屋里,正阅读着伍尔夫和她的《一间自己的屋子》。



刘鹏凯,安徽人,1968年生。著有中短篇小说集《白太阳》、散文集《心灵的边缘》《左边狐狸右边葡萄》、诗集《愤怒的蝴蝶》等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津文学》《安徽文学》《山西文学》《香港文艺》《青年作家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星星》《诗歌月刊》《诗刊》等文学期刊。

一窗秋阳半卷书

郑帆

在里头坐着,心也跟着安静陶醉下来。

这秋日的阳光跟夏天的确是不一样,温温的,不灼人。风从窗户外钻进来,书卷的墨香混着秋日草木的气息,丝丝缕缕的,翻动书页,那风不冷不热,刚刚舒适。读到《湖心亭看雪》时,眼睛有些累了。放下书,往窗外看。村口老槐树底下,张叔和李伯在下棋,几个婶子坐在旁边,边嗑瓜子边闲聊。隔壁王姐在院子里晒被子,拍打的声音远远传过来,反倒衬得这秋日更静了。

李清照笔下的秋天:“断香残酒情怀恶,西风催衬梧桐落。梧桐落,又还秋色,又还寂寞。”美到极致,也愁到极致。她看到梧桐叶落,是那么萧条、寂寞,愁苦爬上心来。还有深夜里,秋风吹起竹叶,萧萧不停,那千声万声都是离愁别恨。秋天里,捧起诗书,体会李清照的凄苦和无奈,但那思念里,似乎也隐含着丝丝甜蜜。只有品味苦

涩,才能倍加珍惜甘甜的滋味,才能读出不一样的书香。读林语堂的散文《秋天的况味》,秋却有另一番意味,没有春之妩媚娇艳、朝气勃勃,夏之茂密根深、炎烈迫人,也不像冬之枯槁凋零,所以其色淡,叶多黄,有古色苍茫之概,不单以葱翠争荣了。

日影西斜时,我合上书。光从书脊上缓缓退下去,像潮水退潮,留下一片温热的余韵。檐角的麻雀扑棱棱飞起,带起一片落叶,在半空旋了旋,正落在合拢的书封上。

想起陈继儒《小窗幽记》里那句:“闭门即是深山,读书随处净土。”年轻时读到这句话感触没有这么深,现在更是体味到读书的好处。半日秋光、半卷书,真是恰恰好。人这一生,不就是无数个“半日”和“半卷”拼起来的吗?不必求满,也无须追赶,留一半给明天。好书不必一口气读完,秋光也不必一天看尽。慢慢品,才品出味道。



秋原
汤青摄

◇山川故园

群鸟飞过莲花湖

张扬

多年前的一个晴朗秋日,我去就读过的小学、初中学校寻访,惜乎它们要么荒废了,要么被改作他用。幸有曾经求学的高中,名实尚存,可供盘桓与追忆。

一九九三年的秋天,身材瘦小的我,付了三元车费,肩扛手拖被褥衣物,弓腰走进莲花湖西岸的枞阳中学。当时,尚不知莲花湖就是文人方苞少年待过的方家“后花园”。一个周末,与同学去看枞阳大闸,风呼啦啦地吹翻人的衣角,芦苇大幅度摇摆,蓼草散发出辛辣气味,缓缓驶过的船只鸣起长长的汽笛,面江而立的少年,一时回不过神来。

枞阳山环水绕,长江奔流至此,多显得温顺、平静,偶发洪水,令人胆战。在我就读枞阳中学的那几年,数次与同窗结伴而行,经由莲花湖湖堤,至江畔眺望。汉武帝南巡,“舳舻千里,薄枞阳而出”的盛况,唯有遥想一番。

一所学校,无论规模大小,与它所依托的基座,大体声息相通,气脉相连。枞阳中学就濡染了这座滨江之城的地理、文气,彰显出开明、兼容、昌达等特性。秀色隐隐的莲花湖,通达昼夜不息的长江;书声琅琅的校园,一只只鸟振翅起飞,它们越过莲花湖,融入弥天的涛声,飞向更远的地方。

少年不解愁滋味,乡下孩子心事重重,脸上多愁云。入学后的我,心头混合着新鲜、懵懂、怯懦乃至自卑。但心理上的不适,几个月后就消减了。乡下伢子入城读书,也为将来要去的城里生活,做些预备和演练。那时的枞阳县城,到处人头攒动,市声嚣嚣,车站、商场如此,凤凰街集市如是,搭着红帐篷的夜市小吃摊亦不缺食客。

高一,我所在的班级,班主任油印了一百三十二条班规。到了高二,不无诗人气质的英语老师兼任班主任,暑假中他领着我与另外的学生,嚼着冰糕,在莲花湖畔闲坐。原来的班主任,考研到了外省大学,后入职检察机关。过些年,师生于合肥数度相逢,笑谈间,屡有提及当年的班规。语文老师出身名门,藏书颇丰,每上新课文,讲解作者生平与写作背景,时有顿一顿,扫视一遍教室。常说说着说着,大半节课过去

了,他看一眼手表,赶紧刹住车。老先生的毛笔字耐看,其他诸如数学老师、历史老师、政治老师、化学老师、物理老师、体育老师等,其音容、举止和教导,都沉淀为学生的记忆亮点。午间,靠近操场的小二楼常飘出学生练习《小白杨》的钢琴声。为国际时事争辩得面红耳赤的同学,似乎各人都真理在握。有人夜间在教室燃支蜡烛做试卷,有人搁下一堆课本而翻阅汪曾祺、梁实秋、余秋雨、海明威、小仲马等作家著作,还有人学着周润发披衣之状,嘴角含着牙签,双手叉在教学楼走廊的隔墙上,俯视面前的操场以及不远处的莲花湖,一副躊躇满志要干大事的派头。校运动会上,有的同学比拼赛跑,爆发力吓人;班级元旦晚会上,平时不大活跃的同学,竟大大方方地秀出吹拉弹唱的才艺。

学校操场左侧山坡上,有一片杉树林。晴好之日,晨光熹微,林间就会出现诵读的学生身影。深秋时,薄纱般的轻雾,缠着早读少年,人与树都成了画中景。步出教室,经过寝室,走约百米,就到了屋顶上空煤烟飞舞的食堂。一日三餐,不少同学拎着搪瓷缸,以近百米冲刺速度,赶去食堂排队吃饭,晚点的,就打不到备受欢迎的粉蒸肉、生腐烧排骨。晚自习课后,读书即总觉得腹中空空、油水不足。

高中三年,同班之间的,逐渐从陌生到熟识,甚至亲如家人;不同班级之间的,也因经常性的碰面、蹓访及分科合班,少了隔膜,多了交心。那些年,我曾独自步行九十余里路回家,也曾与同窗骑车至浮山,甚至通宵夜游城郊。枞阳城郊不仅有山有林,还分布着大片水域,白鹤、鹭鸶、野鸭等无数水鸟乐在其中。令人啼笑皆非的是,几个同学尝试一个月全吃方便便,吃到火气旺盛,如厕也难,不得不罢手……毕业那年,在名为惜阴亭的地方,我遇到一位素不相识的长者,攀谈之后,得以抄录他所填的一阙《沁园春》。这段老舍畅谈的经历,被我记于《行窝》等习作。枞阳的街巷里,一直隐有才高而谦逊的舞文弄墨者。奈何,当时接触、了解他们十分有限。

来自同一地域,浸润着同质的文化、风俗,在拔节生长之际,在命运之轮快速转动的关口,青涩少年好比上水之鲫汇于一处,同窗求学,彼此打气,较少设防,于今日而言,那份学缘情谊更显珍贵。三年后,如群鸟远飞。有的人似水珠落地,此生再难相见。而同声相和过的母校,穿线成珠,将彼此青春绾接在一起。

从枞阳中学毕业后,我到浮山中学读了一年书。个中滋味,刻骨铭心。浮中建校百年之际,我受县里之邀,参加相关采风活动,写了散文《空山闻长啸》。正是那次回乡,在星光清亮、路灯昏黄的秋夜,我与几位同窗、文友,从江堤步行至莲花湖畔。虫声依稀,几株樟树下,卖旧书的摊主打着瞌睡。一行人走进枞阳中学旧址,操场上尚存两棵粗壮的枫杨树,枝叶间溢出幽微而清凉

的气息。树不知我来,我见树犹动情。听说,九六届学子捐赠的一株桂花树,移栽于新校址,已然葱茏如盖,他日有暇当去踏访。“微微风簇浪,散作满河星”,奔向东南西北的九六届学子,迎接的是风云激荡、沧桑巨变的三十年,勠力演绎着各自的一幕幕人生戏。一届届学子,就这样络绎不绝,入校、出校,登台亮相,成为政工商学兵,成为母校的行走名片。穿越八十载风雨而根深叶茂的枞阳中学,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将它明亮的名字,镌刻在万千的学子心中,温暖着置身天南地北的赶路人。

来自同一地域,浸润着同质的文化、风俗,在拔节生长之际,在命运之轮快速转动的关口,青涩少年好比上水之鲫汇于一处,同窗求学,彼此打气,较少设防,于今日而言,那份学缘情谊更显珍贵。三年后,如群鸟远飞。有的人似水珠落地,此生再难相见。而同声相和过的母校,穿线成珠,将彼此青春绾接在一起。

从枞阳中学毕业后,我到浮山中学读了一年书。个中滋味,刻骨铭心。浮中建校百年之际,我受县里之邀,参加相关采风活动,写了散文《空山闻长啸》。正是那次回乡,在星光清亮、路灯昏黄的秋夜,我与几位同窗、文友,从江堤步行至莲花湖畔。虫声依稀,几株樟树下,卖旧书的摊主打着瞌睡。一行人走进枞阳中学旧址,操场上尚存两棵粗壮的枫杨树,枝叶间溢出幽微而清凉的气息。树不知我来,我见树犹动情。听说,九六届学子捐赠的一株桂花树,移栽于新校址,已然葱茏如盖,他日有暇当去踏访。“微微风簇浪,散作满河星”,奔向东南西北的九六届学子,迎接的是风云激荡、沧桑巨变的三十年,勠力演绎着各自的一幕幕人生戏。一届届学子,就这样络绎不绝,入校、出校,登台亮相,成为政工商学兵,成为母校的行走名片。穿越八十载风雨而根深叶茂的枞阳中学,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将它明亮的名字,镌刻在万千的学子心中,温暖着置身天南地北的赶路人。

来自同一地域,浸润着同质的文化、风俗,在拔节生长之际,在命运之轮快速转动的关口,青涩少年好比上水之鲫汇于一处,同窗求学,彼此打气,较少设防,于今日而言,那份学缘情谊更显珍贵。三年后,如群鸟远飞。有的人似水珠落地,此生再难相见。而同声相和过的母校,穿线成珠,将彼此青春绾接在一起。

从枞阳中学毕业后,我到浮山中学读了一年书。个中滋味,刻骨铭心。浮中建校百年之际,我受县里之邀,参加相关采风活动,写了散文《空山闻长啸》。正是那次回乡,在星光清亮、路灯昏黄的秋夜,我与几位同窗、文友,从江堤步行至莲花湖畔。虫声依稀,几株樟树下,卖旧书的摊主打着瞌睡。一行人走进枞阳中学旧址,操场上尚存两棵粗壮的枫杨树,枝叶间溢出幽微而清凉

的气息。树不知我来,我见树犹动情。听说,九六届学子捐赠的一株桂花树,移栽于新校址,已然葱茏如盖,他日有暇当去踏访。“微微风簇浪,散作满河星”,奔向东南西北的九六届学子,迎接的是风云激荡、沧桑巨变的三十年,勠力演绎着各自的一幕幕人生戏。一届届学子,就这样络绎不绝,入校、出校,登台亮相,成为政工商学兵,成为母校的行走名片。穿越八十载风雨而根深叶茂的枞阳中学,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将它明亮的名字,镌刻在万千的学子心中,温暖着置身天南地北的赶路人。

从枞阳中学毕业后,我到浮山中学读了一年书。个中滋味,刻骨铭心。浮中建校百年之际,我受县里之邀,参加相关采风活动,写了散文《空山闻长啸》。正是那次回乡,在星光清亮、路灯昏黄的秋夜,我与几位同窗、文友,从江堤步行至莲花湖畔。虫声依稀,几株樟树下,卖旧书的摊主打着瞌睡。一行人走进枞阳中学旧址,操场上尚存两棵粗壮的枫杨树,枝叶间溢出幽微而清凉

的气息。树不知我来,我见树犹动情。听说,九六届学子捐赠的一株桂花树,移栽于新校址,已然葱茏如盖,他日有暇当去踏访。“微微风簇浪,散作满河星”,奔向东南西北的九六届学子,迎接的是风云激荡、沧桑巨变的三十年,勠力演绎着各自的一幕幕人生戏。一届届学子,就这样络绎不绝,入校、出校,登台亮相,成为政工商学兵,成为母校的行走名片。穿越八十载风雨而根深叶茂的枞阳中学,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将它明亮的名字,镌刻在万千的学子心中,温暖着置身天南地北的赶路人。

从枞阳中学毕业后,我到浮山中学读了一年书。个中滋味,刻骨铭心。浮中建校百年之际,我受县里之邀,参加相关采风活动,写了散文《空山闻长啸》。正是那次回乡,在星光清亮、路灯昏黄的秋夜,我与几位同窗、文友,从江堤步行至莲花湖畔。虫声依稀,几株樟树下,卖旧书的摊主打着瞌睡。一行人走进枞阳中学旧址,操场上尚存两棵粗壮的枫杨树,枝叶间溢出幽微而清凉

的气息。树不知我来,我见树犹动情。听说,九六届学子捐赠的一株桂花树,移栽于新校址,已然葱茏如盖,他日有暇当去踏访。“微微风簇浪,散作满河星”,奔向东南西北的九六届学子,迎接的是风云激荡、沧桑巨变的三十年,勠力演绎着各自的一幕幕人生戏。一届届学子,就这样络绎不绝,入校、出校,登台亮相,成为政工商学兵,成为母校的行走名片。穿越八十载风雨而根深叶茂的枞阳中学,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将它明亮的名字,镌刻在万千的学子心中,温暖着置身天南地北的赶路人。

◇人间小景

多爱三百天

董改正

一直以虚岁纪事,因为来到人世前,她已爱我三百天。

就像竹竿插进泥土,那截深埋不能忽略。那是着床处,是最初的沃土,是一生河流的源头,是命运开始书写编码的地方。直到如今,长夜无眠处,闭眼,依然耳畔汩汩,那是母亲身体的长河,流淌,滋养,陪伴,守护。生命最初的河边,母亲内视的目光,如月辉般清柔,粼粼,氤氲。

那日住院,病历上少了两岁,惊惶地问医生,答曰以实岁计。颇惶然自失,意想中,失去的两岁让我的生命坐标发生了偏移,经度,纬度,时间维度。我给母亲打电话,她说起我出生那夜的鸡鸣,首先是一声,就像一簇微弱的火苗,火苗点燃夜,鸡鸣继起,扩大,和声,拓远了夜。霜寒,雪子一样在冷得发蓝的小瓦上凝结,因自身的膨胀而沙沙作响。母亲说她哭了,她说她多么希望是一个暖和的日子,阳光普照,暖风吹着院子里的桂花,簌簌地落,簌簌地开。鸡在刨食,猪在圈内哼哼,狗忽然叫起来,孩子们在巷子里跑。她说生日预示着命运,她担心我这一辈子风霜雨雪。我笑,说没关系,我遇见了你,你替我挡住了。那是我第一次对她表达感谢。

那我们溯源而上,将生命的坐标厘定。我看到了我,一粒微光,从浩瀚处来,落在那年的农历二月。那年的二月风寒,青黄不接,外婆偷偷从舅家背来一袋玉米碎。那年二月“蝶儿条”飞白,焯水后和面蒸出依然苦涩。那年二月春水尚寒,雪亮的犁铧已劈开沉寂一冬的土地,母亲扛着钉耙,耘土在田间地头。

三月大地已经丰腴,而收获遥遥无期。一日三餐的山芋干、山芋片,搜刮着肠道里仅剩的油水,坚壁清野的体内空空荡荡,寸草不生。反胃,滞涩,脾胃翻涌,她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坏天气。她担心这粗粝的风沙会落到我的生命绿洲里。那个午后,趁着老太太出门,母亲偷吃了一大勺麦乳精。那奔突而来的甜,就像爆炸的焰火照亮了她的舌头她的肺腑,她的身体地震了。她相信这一波磅礴的甜就像清风细雨洒在我的绿原上。老太太终于发现了,母亲羞耻地承认了。母亲说,从那天起,她就下定决心,要把我带入天天能吃到麦乳精的好日子里。

四月草木葳蕤,母亲已能感受到我。我开始给她负担,给她沉重感,开始抽取她的气力,耗取她的气血。日渐滞重,绵长的酸软,无端的心悸,心神飘摇。那时春耕正盛,大地上的绿在爆炸,揣着隐秘的母亲行走其间。五月初夏临世,麦浪翻青,日光渐烈,涂抹每一粒灌浆的青麦。人间奔赴丰盈,母亲却在消瘦,许多矛盾的事物在母亲身体里相生相克:松弛而紧张,燥热而寒冷,丰富而贫瘠。父亲和老太太忘了她是一个孕妇,忘记了她的身体此时也在输出浆液,而她却是无米之炊无源之水,她抽取的是她二十六年艰难的积攒。

六月暑气蒸腾,万物肆意生长。母亲的腹腔日渐拥挤,脏腑错位,深夜骤然而起的筋脉抽搐,提醒她正在被盘剥,而她却笑了,她感受到自己是一棵树,而我是正在生长的枝丫。七月盛夏,八月秋风,九月初意沉厚,插了早稻,收了早稻,插了晚稻,晚稻苗正在田里生长。母亲参与了每一场农事,没人关注她走形的动作,她不会流泪,甚至不愿显示痛苦的神色。九月末的那一天,洗澡时,她看到被撑裂的肌肤就像一个裂纹处处瓷器,深纹线路爬满腰腹大腿。她哭了,不是为不可逆的丑陋,而是那裂纹让她想起被山芋拱破的土地。

十月颗粒归仓,只有地头的红高粱举着火把,迎接薄暮的霞光。大地庄严。这是乡村相对丰饶的岁月。母亲的身形笨重迟缓,却因迟缓而安稳端庄。麻木酸软,隐痛,畏寒怯冷,难以平卧,她笑着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,哪只鸡不是磕破蛋壳来到人世间的呢,哪只生出小鸡的蛋是完好的呢?

十一月天色铺陈,万物蛰伏,天地归于寂寒。睡不着的午夜,母亲开始与我小声地对话。她感受着我的辗转、舒展、踢腿,她知道我自在、健康、快乐,她一直笑着。霜凝于瓦的深夜,母亲开始疼痛,她知道我即将降临。她大声呻吟起来,茅屋里的灯亮起来,脚步杂沓起来。接生婆在此起彼伏的鸡鸣声中走进来,她发布了一条条铁令,我最顽固的老太太无条件地立即执行。我带着一身懵懂,从她滚烫的血脉里挣脱,落地啼哭,闯入人间。

说过十月的母亲在电话那边笑了。她说自己太矫情,哪个妈妈不是这样过来的呢?她说不仅仅是人,牛羊狗马,不都是一样吗?她说,花草树木不也是一样吗?每一个新生都必然伴随着破碎,撕裂,甚至是死亡。最后,她骄傲地说,哪怕有人从你落地就爱你,那也没有我多,我比他们多爱你三百天。

你要好好的。她说。
明天我就来看你。她说。
虚岁不虚,虚是母亲以身体为屏障,从人世间隔出的异次元,将我妥当安置。对于母亲来说,那旁人看不到的生长,感受不到的煎熬、苦楚、艰辛和幸福,是切肤之痛,是椎心之苦,是灵魂之颤,是身体和灵魂的双重真实。每一个孩子,刚出生的孩子,白发苍苍的孩子,都不能忘记那三百天,都要加上那三百天,都要记得,这世上有个人比所有的人都至少多爱我们三百天。

